



珍藏版

柒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老照片

老照片

K260.6

3

:7

最后的贵族（上）

——康同壁母女之印章 章诒和

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部队 徐宗愚

我与洛克老照片 樊建川

一场演出与一段姻缘 杨苡

一幅照片和一个时代的故事 毕洪

用镜头纪录历史 李晓斌 广东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向长春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献花的日本女学生（摄于1945年11月7日）

秦雨 供稿

目 录

章诒和	最后的贵族(上)	1
-----	----------	---

——康同壁母女之印象

而今,随意翻开一张报纸,“贵族”两字随处可见。其实,“贵族”既不是用来炫耀、以兑换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,也非香车宝马、绫罗绸缎、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……

徐宗懋	最后一支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部队	40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随着蒋家王朝的土崩瓦解,许多人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本文讲述了一支残余的国民党部队改朝换代之际的曲折经历……

樊建川	我与洛克老照片	64
-----	---------	----

许在镠	迟到的响应	69
-----	-------	----

杨 苡	一场演出与一段姻缘	74
-----	-----------	----

人生的轨迹,往往在偶然的遇合间刻就并延伸开来……

庞德治	抗战前的山东省立一中	77
-----	------------	----

毕 洪	一幅照片和一个时代的故事	83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

78年前,上海美专第十七届西画系的师生和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女模特,用他们坦然的微笑,共同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跨越和文化的超越……

李晓斌 丁东	用镜头纪录历史	105
--------	---------	-----

一位摄影家,不依不挠,以民间的视角记录社会人生,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档案。

老照片

重温这些照片，我们不难触到隐藏在取景器后面的那双富于洞察的目光……

张企明	昆明北门街91号·····	127
郭冠春	我家的老屋·····	131
刘履康	取名·····	133
文雅贤	母子情·····	136
徐保恒	我的第一张照片·····	140
程迺欣	孟玲和她的父亲·····	144
王芝琛	史良两次来我家·····	152
傅国涌	史家传统今何在·····	153
冯克力	一同走过·····	158

《老照片》丛书

主 编
刘瑞琳
执行主编
冯克力
执行编辑
张 杰
特邀编辑
丁 东
邵 建
美术编辑
蔡立国
技术编辑
张 涛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，须经本社同意。

名人一瞬

最后的贵族(上)

——康同璧母女之印象

章诒和

康同璧，女，字文佩，号华鬘，广东南海人，1883年2月生。康有为次女。早年赴美国留学。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，毕业后回国。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、山东道德会长、中国妇女会会长。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，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。

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，是北京市人民代表，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1969年8月17日病故，终年86岁。

——摘自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》

我在校读书的时候，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，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，很受组织信任。我毕业发配到边陲，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，“文革”时期，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。“改革开放”以后，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一个妃子的近亲。“哇！灰姑娘一夜成公主。”——自信息发布，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，无不愕然。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，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，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，以求统战。报告转给了文化部（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）。结果，满足了“被统战”的期待，实现了分房的要求。

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，贵族两字随处可见：什么世袭贵族、



1960年代初的康同壁



康有为与康同璧（左），康同薇等的合影。

东方贵族、白领贵族、单身贵族、金卡贵族、精神贵族；与之相搭配的图片，不外乎豪宅别墅，靓车华服，美酒佳肴。把这些东西摆起来，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，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，进而想入非非。可以说，贵族生活、贵族气派、贵族气质，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，无数少女的美梦。

总之，解放后曾与“地富反坏右”一样被视为弃履的“贵族”二字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又陡然时兴起来，登时身价百倍。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“贵族”，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。其实，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、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，也非香车宝马、绫罗绸缎、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。

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，是反右以后的事。



康有为六十六大寿，与别人合影。

1958年初，反右运动结束了。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（章伯钧）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、朋友倒戈、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，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，也很收敛了。比如，在公开场合，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，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。又如，在非公开场合，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，哪怕这个“他人”是昔日之好友。

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，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。于是，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，或叫小圈子。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，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，加之，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、小轿车及厨师等等，所以，一群“乌合之众”的聚集地，大都选在东

吉祥胡同10号。这是我家的地址，现在它已一分为二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，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，后为段君毅。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。

右派圈子的人，聚拢一起也很热闹。清茶一杯，有说有笑。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，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；既说社会新闻、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、邓季惺夫妇。在有来有往中，相互关心，彼此尊重。一人病了，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，或电话问候，或登门探视。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。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，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。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，而惟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，便是康同壁及其女儿罗仪凤。

记得是1959年春季，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。傍晚归来，父亲是一脸的喜色。

我问母亲：“爸爸为啥这么高兴？”

母亲说：“自我们戴上帽子，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，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。”

“难道这人不知道老爸是右派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。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，叫康同壁。”

“她有多大？”我问。

“大概快80岁了。”母亲遂又补充道：“康老和她的女儿说，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！”

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——想到这里，我替父亲高兴。

第三天，父母去了。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，令父母感动不已。

母亲说：“一切都出乎想象。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。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，喝茶罢了。到了那里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。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，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

厨操持的。尽管属于粤菜，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。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萝卜糕，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。”

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。说：“果然名不虚传哇！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。她英文好，诗词好，绘画好。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，可谓苍古清隽，情趣天然。依我看，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。”

其实，我心里清楚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，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。

过了一个礼拜，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。

未及母亲表态，我高举双手，叫道：“我同意！我赞成！”

父亲也举手，并向母亲叫道：“二比一，通过。”

三人复大笑。

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，说：“是不是嘴馋了？”

“不”，我辩解道：“我想见见她们。”

经过紧张的准备，一切就绪。父母视康老为贵客，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，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。我听了，不怎么愠气，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，偷听。

杂花生树，飞鸟穿林，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。下午三点，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。

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，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、花坛、鱼缸及树木。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，不禁发出了惊叹：“这梅太好了，枝干苍劲、纵横有致，可以入画了。”

父亲说：“康老，你知道这八盆腊梅为什么这样好吗？”

“当然是你养得好哇。”

“不，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。”

康同璧听罢，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。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。应该说，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。那平直的额头，端正的鼻子，洁白的牙齿，细弯的细眉，明亮的眼睛，可使人忘



康有为七十大寿时的全家福

却岁月时光。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，那袍边、领口、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。旗袍之上，另套青绉背心。脚上，是双黑缎面的绣花鞋。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，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。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，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，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。染得墨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，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。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，则描述出往日沧桑。

跟在康同璧身后的，是女儿罗仪凤。从外表判断，她约有四十来岁，全身蓝色：蓝旗袍、蓝手袋、蓝纱巾，以及一副大大的

灰蓝色太阳镜。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，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。虽然一袭素色，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。走进客厅，罗仪凤摘下眼镜后，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。老实讲，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，也算不得漂亮。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，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。嘴巴宽大，嘴唇亦无血色。她的眼珠特别地黑，往里深陷，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，非常幽深。这高贵神态的后面，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。

大圆茶几上，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。父母与客人聊天。刚开始，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。半小时后，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。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，目不转睛地瞧着。忽然，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：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，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？于是，父亲说的话，我全都听不见了，只是专注于那双脚，琢磨着那双鞋。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，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，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，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。

我大喊：“妈妈！”

母亲闻声而至，问：“你躲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面带焦忧之色的我说：“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，她把鞋穿错了。”

母亲不回答我，边笑边往客厅走去，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几句。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，笑道：“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，可以吗？”

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，走到客厅，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：天哪！原来她的鞋是左右两色，从中缝分开，一半蓝、一半白。

罗仪凤微笑着，解释道：“不怪小姑娘，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，国内还很少见。”

父亲也笑了。我知道：在他的笑容里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。康同璧则拉着我的手，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小愚。”

“哪个愚字？”老人又问。

“愚，笨的意思。”

“哦，大智若愚嘛！”

再问：“那大名呢？”

“章诒和。”

“诒乐和平。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！先父的名字里，也有这个‘诒’字。”康同璧弄清了“诒”字后，立即这样夸道，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。

我就是在一种尴尬处境中，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。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，称罗仪凤为罗姨。后来，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。大幅的山水，送给父亲。小幅的，送母亲。作品的气势、用笔及题款，令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它出自一个70岁女性老人的笔下。从此章、康两家经常往来，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，结识的新朋友。

康有为的后代，人数不少，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。康同璧就读于哈佛，丈夫姓罗名昌字文仲，广东人，是梁启超的名弟子，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，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，获博士学位。历任驻新加坡、伦敦、加拿大总领事，国务院参议，以及北京大学、辅仁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、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等职，专攻国际公法，世界史及拉丁、希腊古文学。康同璧有一个儿子叫罗荣邦，自留学美国后，一直在大洋彼岸工作、生活。老人自己则带着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。

父亲曾经问：“康老，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？”

她答：“我要在这里做些事，给先父修订年谱，整理遗书、遗稿。”



张伯伦

1956年的章伯钧

“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，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？”

“中央文史馆馆员。”康同壁停顿片刻，又说：“建国之初，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，也有客人之量。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，便翘起大拇指说‘我是支那第一人。’——我听了，非常吃惊。没有想到他看见我，就马上背诵出我19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

写的诗。这样的态度与气派，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。”

康同璧登大古岭的事，很像一部老旧的风光片：1901年，正值妙龄的康同璧从一张日文报纸上，看到父亲逗留印度的消息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西太后曾下令不许康有为家属出城，但她寻父决心已定。在长辈朋友的帮助支持下，于1902年春，女扮男装的她一个人偷偷溜出京城，沿丝绸古道，踏上寻父之路。从居庸关开始，穿大同，经潼关，过兰州，沿河西走廊入新疆；继而，出喀什噶尔，翻越葱岭帕米尔，再折转南下，直至印度。当时英国与印度的报纸，都报道了她这次长途跋涉的惊人之举。梁启超对康同璧孑身独行的胆魄，曾赞叹道：“以19岁之妙龄弱质，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，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。”

一次大战后，随父周游世界的她，曾代表北洋政府响应荷兰女王，呼吁和平。康同璧又是万国妇女会副会长，中国最早的妇女报纸，是她创办的。不缠足会，她也是创办者之一。毛泽东在《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》一文中，还提到她。和平解放北平前夕，傅作义找北平名流征求意见，继徐悲鸿讲话之后，康同璧有个发言。她说：“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古迹，是无价之宝，决不能毁于兵燹。”当时，她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之代表。在围城的困境中，心慈且勇敢的她还到穷人多、死人也多的城根儿，施粥埋尸。

康同璧自豪地说：“毛主席是知道我的，也知道我做的事。”

——老人所言，亦非虚词。一次在人大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，我与父亲同去，坐在靠后的位置。为了能看清演出，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。开演前三分钟，毛泽东进了会场。当他看见了这位“支那第一人”的时候，便主动走过去，俯身与之握手。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，正专注于节目单。她认清来者，即匆忙起身。微笑的毛泽东，即用手接住了老人的肩膀。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。

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，对他身边的夫人说：“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的母亲或者是烈士的妈妈，面子可真大，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。”

我忍不住，插了句嘴：“她不是谁的妈妈，她是康有为的女儿。”
“谁是康有为？”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。

我人笑不止，父亲狠狠瞪我一眼。

一天下午，父母乘车外出，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，看天色尚早，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壁母女。跨进大门，就看见康同壁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。一张大圆桌，上面摆着茶具、杂食及瓜果。正是残夏、初秋的转折时节，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，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，绽放出洁白的花朵。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，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。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，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。康老很高兴，一再请父母坐下，共赏院中秋色。在所有的客人里，父亲只认得载涛。

康同壁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，对父亲说：“这是御赐太平花，是当年皇上（光绪）赏赐给先父的。所以，每年的花开时节，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，在这里赏花。来聚会的，自然也都是老人啦！”接着，罗仪凤把张之洞、张勋、林则徐的后人，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，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。

园中一片旧日风景。显然，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。在康同壁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。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，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，也是满口辞章。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，父母很快告辞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。在他的讲述里，流溢出一种叹服。在父亲的感受里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，而